

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园林之美,在四时,在十二时辰,若让我择一,一曰春,一曰晨。淡淡轻烟,晨光熹微,鸟雀啾啾,在时间、空间和思绪中醒来,一座园林仿佛重生,也离历史更近。

重读《繁花》,念念不忘那座“一点一点亮起来”的园林。“半夜出发,无依无靠,四个荒唐子,三更流浪天,现在南依古园,古树,缄默坐眺,姑苏藤胧房舍,苏州美术馆几根罗马立柱,渐次清晰起来,温风如酒,波纹如缕,一流清水之上,有人来钓鱼,有人来锻炼。三两小贩,运来菜筐,浸于水中,湿淋淋拎起。大家游目四瞩,眼前忽然间,已经云灿霞铺。”此情此景,借小说主角阿宝的话说是“眼看沧浪亭,一点一点亮起来,此生难得。”

等一座园林醒来

“难得意味着距离,与园林的距离。难得一次,跨过距离,邂逅一座园林的本真,情境、心情,与当年园主苏舜钦在《初晴游沧浪亭》中的描绘相仿佛,“夜雨连明春水生,娇云浓暖弄阴晴。帘虚日薄花竹静,时有乳鸠相对鸣。”

等一座园林醒来,光线的变化最为直观。拂晓微光,由东而西积聚倾泻,光影跃动中一座园林的轮廓逐渐清晰,黛瓦粉墙、山水空灵、草木欣然。这样的风景我想只属于住在园林里的人,比如园主,毕竟城市山林与市井烟火,隔着高高的山墙与庭院深深,距离感油然而生。好在沧浪亭有点特别,意不在藏,一段依水而建的复廊蜿蜒间虚实掩映,连起两侧的半亭与水榭,也连起园里的假山和园外的流水。

游览沧浪亭,情不自禁想与园林为邻。沧浪亭建园近千年来,有一对让人羡慕的邻居,沈复与芸娘。一个最清闲的文人和一个被林语堂誉为“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”的女子,这是后世文学对他们身份的认定。现代的我们想着清代的他们经常去光顾一座宋代的园林,这是念起他们时的心情。串联起来是一部《浮生六记》,布衣蔬食而哀婉缠绵,感人至深。

等一座园林醒来,不妨先领略一下园林的夜。《浮生六记》闺房记乐篇章里便留有沈复为芸娘特意准备的一次沧浪亭之行,在中秋之夜。那时刚新婚半年,芸娘却还不曾去过附近的沧浪亭。沈复先让老仆跟守门人说好不准其他人进来,到晚上由仆人们搀扶并引导进入沧浪亭,将带来的毯子铺在亭中,大家席地而坐,烹茶闲聊,在一杯杯品茗中等待皓月初生。“少焉,一轮明月已上林梢,渐觉风生袖底,月到波心,俗虑尘怀,爽然顿释”,每每读到这样的文字,我的心灵也澄澈了。

与园林为邻似不难,难的是夜花园不常有,出彩更不易。沧浪亭选择了浸入式实景昆曲演出,主角还是沈复和芸娘,依然选了八月十五“携手偕行于沧浪亭”的游园路线。从三曲石桥入园,往东转灯光渐起,袅袅水袖,婉转唱词,款款而行,还有月色、倒影,风声、脚步声。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灯亮了,便是旧时光景;夜浓了,恍然梦乡已近。夜里梦里,一座园林影影绰绰。

等一座园林醒来,最适宜的还是静待开园。“绿窗春睡醒来迟。谁唤起?窗外晓莺啼,入夜至天明,闲适如春睡美美。清晨入园林,延续一份春困,云灿霞铺已过,初日柔和,唤醒园林的婉转莺啼还在。此刻亭台清寂,山水清润,草木清明,园林似浸润在清气中,三两游人花间踱步或倚门回首,“皆若空游无所依”,是“相看两不厌”。待熙熙攘攘,清气浊了、散了、淡了,也便少了一份韵致。等一座园林醒来,这般的体验,也是此生难得。

七夕会

一走进陆阿姨的家,满眼尽是绿色,令人欣喜。

在沪语里,陆和绿同音,所以上海人叫陆阿姨,听起来就像绿阿姨。而陆阿姨又特别喜欢绿色,在家里栽满了各种植物。

正对大门的客厅一角,倚墙站立着一个洁白的梯形花架,一盆盆大大小小的绿萝。叶子油油碧绿,叶面鲜嫩欲滴,微微圈起形状,就像幼儿的小手掌合成的一颗小小爱心一般。最大的一株落地摆放,枝藤攀着花架,已经长得一人来高。

那年本命年,陆阿姨不知从哪里看到,绿萝是她的“幸运树”,可以防小人,避邪气。于是,即刻从一家苗圃,选了一盆绿萝回家,细心培育养护。小小的绿萝,几年之后已经长大、分枝移植、水培土培、再成长,最终,居然长成了一棵迎宾松的模样。“幸运树”迎来了朋友。每次亲朋好友来访,看到这生机勃勃、碧绿鲜嫩的绿萝就爱不释手,纷纷向陆阿姨讨要一盆带回家种养。

客厅的另一角摆放着两棵绿色植物。一棵是万年青,已有六七岁孩子那样高了,最初是从一朋友家领养来的,已经十多年了;另一棵也是万年青,不到前一棵一半高,是从那棵大的根部分枝移植而成。若按移植次数算辈分的

绿阿姨

半张

话,应该至少是曾孙辈了。爷孙俩一高一矮,把客厅的一角站成了绿色之家。

除了客厅,厨房的岛台一角,也被陆阿姨摆成了绿色小树林的模样。而这片绿,居然是用牛油果核培育而成:牛油果剥皮取肉之后,圆圆的核通常是被人丢弃的。殊不知,经过水培,它可以发芽、生根、出苗、长叶,历时数月。每棵长大后牛油果苗,枝干高高挺立,顶端长出三片叶子,也是翠绿可爱。单棵看着有点单调,但是,十几棵摆放在一起,形成一片绿,倒也是别有情趣。

生生不息的还有橘子核、柠檬核和芒果核,在陆阿姨的细心照料下,居然都长成了一个绿色小盆景,在书房,在客厅,在阳台,纷纷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最上书房台面的,要数文竹了。这盆文竹从苗圃买回家时只有十厘米高,如今已长高到超过二十厘米,细叶嫩枝也更茂密。龙年来临之际,只见它又发一新枝,如同鹤立鸡群一般,一下长到了四十厘米高!这显然就是要来个竹报平安节节高。

一百年前,朱自清写过名文《绿》,那应该算是一种大自然中的生命之绿。而龙年陆阿姨家的满室青绿,更像是人世间的生扶之绿,不妨就称为“新绿”吧。

忘了在哪里看到一篇文,说回忆类文章相当多的是“伪回忆”:一种是刻意之伪,一种是伪而不知,真实性有多少,别人也无法考量……我就喜欢写回忆类的文,不由不得思考,他说得对么?我伪么?

别人伪不伪我不知道,反正我是绝对不伪的,哪怕一个字的出入我都不允许。回忆文,首先是给自己留档,给后代留档,伪就没有意义了。但有没有他说的“伪而不知”的情况呢?以自己超强的记忆力,我觉得百分之九十九的没有。但即使如此信誓旦旦,心中还是多少有点莫名的空虚。毕竟年代久远大浪淘沙,记忆已经被岁月反复多层覆盖;毕竟记忆无凭;毕竟有极个别的记忆和逼真的梦境搅和到了一起;毕竟记忆是一个人的孤独……我是多想有人来坐实它们啊。但又觉得近乎奢侈,谁能证明几十年前你脑海中的记忆呢?

然而在网络发达的今天,很多

多遥远飘忽的记忆被奇迹般坐实!真是太幸福的事。

同学聚会,我是携带着我久远的记忆去的。小学时我经常在张同学家做作业。她家有一口井。我对打水特别感兴趣,直到现在都清晰地记得有趣的细节、打水的心理活动……见到她,两句话一过,我就说,你家有一口井对吧。她很干脆地回答,是,心里那个欢喜啊,那口井如同穿越岁月的迷雾忽然清晰。上中学,我最难忘周同学戴着果绿色蓬蓬纱的绿巾走进教室的情景,我一说出来,郝同学立马回应说:“是的,我也记得。”我还记得石同学穿着一件橘黄色竖条纹新春秋衫走进教室,全班男同学一起起哄的情景,那是对异性一次集体的别样的注目礼。但是她本人忘记了。还是郝同学立马说:“我也记得。”

被证实的记忆

刘井明



边看边聊

那会儿我常常去石同学家做作业,特别喜欢观察她家的陈设,到家的每一件家具的方位,还有油亮油亮的八仙桌、写字台上的花瓶、墙上挂的小提琴、窗台上奶白底色繁花图案的肥皂盒……她两个姐姐看了我写的文后,都大为震动和赞叹。

周同学还曾经有一件让我特别着迷的套头衫。这件套头衫和长篇小说《艳阳天》插图里的焦淑红穿得一样一样的。现实中没人穿过。穿在周同学那曼妙的身材上,那个美啊!我常常盯着背影看半天。心中还疑惑,怎么会和焦淑红穿得一样呢?几十年后在周同学写的文中看到,她妈妈真是照着焦淑红穿的给她做的。啊,太神奇了!这篇文拨开了记忆中一件套头衫上的迷雾,让我长久欢喜着欣慰着。

我在网上发表了写徐州街巷的系列文,没想到引来老乡的热烈反响。他们惊讶我惊人的记忆力,和我一起回忆那些早已不存在的老街老店。给我的惊喜更大:得到了我不曾奢望的证实,记忆几乎百分之百的无误。五六岁的记忆是最模糊最想得到证实的。有两个记忆被我的电大同学证实且详尽描述,不胜欢喜。一个是石桥西南岸有一个剧场,父母经常带我去那里看戏。因为身高一米以上要票,我恰好在一米左右,每次进去都要量身高。刻度是在墙上的,每次靠墙而立,都微微弯着膝盖,争取不超过一米。一个是大哥背着我去火车站广场换纪念章。记得晚上广场人山人海的,我们用一个圆的换了一个长方形的,非常圆满,大哥背我回来像凯旋。身高没超过一米,还被大哥背着,我得得多小啊。

遥远飘忽的记忆被证实,变成清晰的真实存在,这种欢喜,这种欣慰,难以言表。

世界级指挥家小泽征尔在中国指挥过多场音乐会,而在音乐会之外,北京的老字号饭庄和名胜古迹也留下了他的足迹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在大学日语系学习期间曾读过日本作家有吉佐和子的《中国报道》,其中披露了小泽征尔和她一起在北京逛吃的逸闻趣事。

1978年6月11日,小泽征尔抵达北京,此行目的是指挥中央乐团(中国交响乐团前身),同行的还有他的母亲和三兄弟,这也是小泽相隔三十七年重回故乡之旅。在下榻的北京饭店,小泽征尔和好友有吉佐和子不期而遇。小泽每天上午去中央乐团合练,中午返回北京饭店用餐,然后可休息到下午三点。在有吉的提议下,他利用这段时间开启了逛吃之旅。

有吉连续两天带着小泽母子先后去了西四同和居和北海仿膳。1965年,有吉在北京居住过半年,老舍等北京本土作家曾多次带她光顾过这两家老字号饭庄。

小泽征尔北京逛吃记

李成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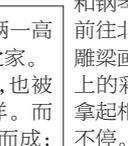
有吉点了她最喜欢吃的同和居的镇店名菜——“三不沾”。小泽好奇地问:“那是什么菜?”“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不沾盘、不沾筷、不沾牙。”有吉面带几分神秘的微笑答道。须臾,一盘三不沾端上桌,只见形如蒲月,状如凝脂,色泽金黄。年轻的女服务员娴熟地用调羹分舀到碗里,“果然不沾盘,不可思议!”小泽惊呼。“一定有独特的诀窍。”母亲盯着手中光滑如初的筷子若有所思。百思不得其解的小泽通过翻译向服务员刨根问底,打听所用食材……

次日,有吉、小泽母子和钢琴家刘诗昆等人一道前往北海仿膳饭庄。仿膳雕梁画栋,朱甍碧瓦,天井上的彩绘精美绝伦,小泽拿起相机“咔嚓咔嚓”拍个不停。突然他喊道:“这个地方我来过,我见过这块石头啊!”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一块太湖石。“是的,你小时候,我们全家星期天常来北海公园游玩。”母亲点头证实。原来是旧地重游!年过不惑的小泽触景生情,兴奋得手舞足蹈。

服务员端上一盘烧饼后卖个关子说,烧饼内有一物,可探囊取出,烧饼另有吃法。小泽等人听了一头雾水,遂用餐刀沿着芝麻烧饼边缘剖开,原来内夹一层饼心轻轻一掰即可抽出,然后将菜盘里盛的马蹄炒肉末儿塞入形似口袋的芝麻烧饼里,一口咬下去,口感酥脆,满口生香,令小泽赞不绝口……

饭后,意犹未尽的小泽一行在游船码头租了两条小船,先由小泽执桨划船。由于前一天晚上电视台转播了小泽指挥的音乐会,他一头蓬松的长发有很高的辨识度,近旁的船上不断传来欢呼声,很多人模仿挥舞指挥棒的动作,问有吉:“他就是那位指挥家吧?”有吉笑着用中文回答:“对!”人们纷纷向小泽竖起大拇指,还有些人热情地鼓掌。

童心未泯的小泽兴致勃勃,一直划到了湖对岸,因为还要准备当晚的音乐会,所以调转船头折返。



小泽征尔在北京逛吃记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开好食方,胜过开药方。

回程换刘诗昆划船,途中,他不时放下双桨,用有吉和小泽的相机为两人拍照。途中有吉后悔不迭的是,让中她的相机胶卷用完了,很多名场面被留在了小泽的相机里。

当晚,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小泽访华的最后一场音乐会。在他时而轻柔飘逸、时而激情澎湃的指挥下,中央乐团的音乐家们心领神会,配合得愈加默契,演奏效果超过在民族文化宫礼堂举行的首场音乐会。我也是当时的电视观众之一,那时候,我家

电视机的画面虽然是黑白的,但我觉得小泽带来的音乐旋律却是“彩色”的,那场音乐盛宴却为我心中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。

小泽征尔在米寿之年仙逝,而有吉佐和子去世已整整四十年了。来自日本的乐坛大师和文坛大家这段往事,在中日人文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,值得回味。



夜光杯

春节长假,我们找了两处离上海较近的山乡民宿,过了几天隐居日子。返城后感到最值得回味的,还是那夜的擂茶活动。

民宿开在莫干山麓的一座山坡上,四周竹林环绕,绿树掩映。管家是一位当地的中年妇女,一头短发,爽朗,快人快语。她告诉我们:“餐后8点,安排大家一起擂茶。”我们颇为期待。擂茶是广东、福建、湖南等地客家人的习俗,记得汪曾祺老先生在多篇文章中写到过,留下“与君安坐吃擂茶”的妙句,目前只是听说,还真从来没有体验过呢。

在管家的招呼下,客人们陆续来到餐厅,围坐在四五米长的木桌旁。每个位子前摆着一只大擂碗,碗里分别放了一根二十多厘米的小木棍。中间摆放着十多碟各式各样的食物,有炒熟的白芝麻、黑芝麻、花生仁、瓜子仁、荞麦、桑葚干、山药干等,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茶叶。提供的是本地茶园采制的莫干黄芽,这种茶叶茶味浓郁,鲜爽甘醇。管家介绍说:我们每人面前的陶瓷

碗,是老板花200多元一只从台湾买来的,经得起用劲敲打,木棍是用山上的茶树杆削的,结实耐用。

在管家的指导下,我们手捧陶碗,用小钢匙依次从不同的碟子里各取少许,然后紧握小木棍,用力捶打。一时间,室内响起一片“砰砰砰”“咚咚咚”的敲击声。由于前面相互间做了简单的交流,又是新春期间,大家说说笑笑,自然轻松。我们一边敲击,一边互相观看邻座的“战果”,还不时拿起手机记录这些瞬间。食物被逐渐敲碎,香气在室内弥漫开来,我们有了动力,加快了敲击的频率。等碗里的食物被敲成碎粒后,接下来的工序是研磨,即“擂”。用手中的木杵在碗底转圈,直到碎粒越磨越细,变成粉末。随着敲击声变弱,“滋滋啦”的声音又响成一片,大家你看看我,我看看

你,手里仿佛在做一件艺术品。

擂茶是一件体力活,男子手劲大,不一会儿就好,女子则较缓慢。尤其桑葚干,坚韧不屈,难分难解,需要反复敲击、研磨,并需在其他粉末掺和下,才会逐渐分裂、粉碎。一旦谁擂成了,就像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似的,放下擂杵,长长地出一口气,等待管家送上热腾腾的牛奶。将热牛奶倒入碗中,用木棍或汤匙轻轻搅动,直到粉末完全融入其中。由于内含磨碎的桑葚干,碗里茶汤“色如乳酪”,略带淡紫色,像小时候冲调的麦乳精一般,看这色香,一下子打开了我们的味蕾。开吃咯!茶汤入口,宛如一道细滑的丝绒,醇香、甘甜,回味无穷。

那一夜,屋外月牙如钩,繁星闪烁。这间偏居一隅的山乡小屋,满室飘香,其乐融融,灯光映照着一张张喜气洋洋的笑脸,捶打声、研磨声、欢笑声,深深地刻进我们的记忆。年节与家人在山乡擂茶,何尝不是让我们品尝到了一种别样的年味呢。

山乡擂茶

周建新

雅玩